

新批评理论在诗歌中的应用

——以《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为例

范芮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 730070)

摘要: 新批评主张采用“细读”法,对文学文本尽可能详尽地分析和解读,是二十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本文将从新批评的视角来赏析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所蕴含的含混、张力、悖论、反讽、隐喻等,深入探讨其中的内涵和特色,探索词中新的张力。

关键词: 新批评; 文本细读;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The Application of New Criticism Theory in Poetry — Taking Water Dragon Chant: Ci Yun Zhang Zhi Fu Yang Hua Ci as an Example
Fanrui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730070)

Abstract: New Criticism,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in the 20th century, advocates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literary texts as thoroughly as possible. This paper will appreciate and analyze this ambiguity, tension, paradox, irony and metaphor contained in SU Shi’s Water Dragon Chant Ci Yun Zhang Zhi Fu Yang Hua C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riticism, and deeply discuss it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 the new tension in this Song poem.

Keywords: New Criticism; Close reading; Water Dragon Chant: Ci Yun Zhang Zhi Fu Yang Hua Ci

一、引言

新批评理论最早发源于英国,并逐渐成为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一度攀上四五十年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巅峰。由于脱离作者,脱离背景,新批评所倡导的立足文本的语义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逐渐衰落,但其分析手法仍对诗歌批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新批评强调围绕文学作品本身而展开研究,以文本的内外构成为中心轴,多方面但侧重于语言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与探讨,基本概念包括含混、反讽以及张力等。英美新批评派强调,一个优秀的作品要有复杂性或是对矛盾对立的包容性。本文试图从新批评角度出发,细化为张力、悖论、反讽、含混、隐喻五个方面来解读《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以期挖掘其新的意义和内在深度。

二、新批评理论解读

1. 张力解读

在文学理论中,“张力”一词源于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1937年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为描述这种成就,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在本文所解读的这首诗中,细细品味能够发现诗中充满了矛盾却又莫名和谐统一,字里行间流露着复杂而又深刻的情感,引发读者深思,勾起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共鸣。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这几句句妙笔天成,既摄思妇之神,又摄杨花之魂。从新批评张力的角度来分析,这几句词的内涵是在描述杨花随风而去的情景,但是实则是在写思赋的心绪,随着风寻找夫君的踪迹。似写杨花,又似写思妇,二者正在“不即不离”之间,如此,张力十足。从思妇来说,那是由怀人不至而牵引起的一场恼人春梦。她神魂飘扬,万里寻郎;但这里未至郎边,那边却早已啼莺惊梦。此化用唐人金昌绪《春怨》诗意:“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但苏轼写来备觉缠绵哀怨而又轻灵飞动。就咏物象而言,描绘杨花那种随风

飘舞、欲起旋落、似去又还之状,亦堪称生动真切,绝不亚于章词的“倚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三句紧承“有思”而来,咏物而“不滞于物”,它团团逐队成球,滚动中损坏了柔肠,它躺在路边,似在睡觉,聚而又散,散了又聚,像是很困的女子,娇眼睁睁又闭上眼睡去了。“欲开还闭”此句,“欲”与“闭”,思想与行动的不统一,想开却又闭上,无谓打开眼眸,因为睁开双眼依旧自己独自一人,不如不争,这看似矛盾的表达,写出来思妇寂寞的心境,无奈的举动。

2. 悖论解读

悖论原意指表面荒谬事实却是真实的陈述。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中指出,“悖论语言不仅仅是语言的修辞格或者运用于诗歌语言中的修辞技巧,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根本的特点”悖论能够表达一种矛盾的意思,能够以旁敲侧击的方法表达主体思想。在诗歌创作中悖论指对矛盾对立或看似不合时宜的词语或表述的运用。布鲁克斯也将其列为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本质的特征。悖论的出现打破了语言的逻辑规则,令语义发生跳跃,使其变得陌生化,因而极易对读者造成新鲜感冲击,引发哲学思考,增强诗歌张力和表现力。() 聂鲁达

“似花还似非花”,看其出手便自不凡,已定一篇咏物宗旨:既咏物象,又写人言情。如果纯以咏杨花而论,则这一句又准确地把握住了杨花那“似花非花”的独特“风流标格”。说它“非花”,它却名为“杨花”,与百花同开同落,共同装饰春光,又一起送走春色。说它“似花”,它色淡无香,形态碎小,隐身枝头,向不为人注目爱怜。前说“似花”,后一说“非花”,从新批评的角度来看,完全属于悖论的范畴,一句词中,既“是”,又“非”,但细细想来,杨花自然既可以称作花又可以称作絮,所以苏轼称其“似花还似飞花”,将杨花之虚无飘渺之态描绘地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杨花飘渺不定、虚无朦胧之姿也对下文起到了铺垫作用。

“无情有思”一句,同前文所述“似花还似非花”有异曲同工之妙。“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无人怜惜任凭衰落坠地,把它抛离在家乡的路旁。但是紧接着作者便说到:“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看似无情，细细思量起来，其实是饱含深情。上句说到不在意杨花的凋零，并且随意地任它飘零，但紧接着出现了“有思”，实则是饱含了感情。前“无情”，后“有思”，这一悖论看似矛盾，却也体现了浓浓的无奈之意，暗暗逗出缕缕怜惜杨花的情意，并为下片雨后觅踪伏笔。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词人在这里是以落红陪衬杨花，盖无论万红凋零，抑或杨花飞尽，都意味着花事已尽，春色将逝。“不恨”者，乃是承上片“非花”、“无人惜”而言。其实，正如“无人惜”实即“有人惜”一样，说“不恨”者，实即“有恨”，“不恨”与“恨”之悖论，道尽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以及丈夫征战沙场的无奈，恨无法相聚，是所谓曲笔传情。

3. 反讽解读

反讽原本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术，新批评家将反讽视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诗的语言就是反讽的语言。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简之：语境能使一句话的含混颠倒，这就是反讽。诗歌中所有词语都受到语境的约束，它们的意义也受到语境的影响。反讽不仅表现在语言技巧上，也表现在整个作品结构之中。反讽的运用，能把诗歌中的主体思想间接表现出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反讽和悖论都暗含矛盾意义，但又存在差别。悖论是指矛盾的意义在字面上出现；反讽则是指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相反。

“无人惜从教坠”一句，反讽之意明显反正无人怜惜，任凭它哀零坠地，表面之意是弃杨花于不顾，但是我们明白，这是一句再明显不过的反讽，因为对于杨花的落尽毫无办法，即便是个惜春伤春之人，依旧无法阻挡时光的脚步，没有办法将杨花留在树梢，也没有办法留住春天。所以，索性讽刺杨花“无人惜从教坠”，但是下文中我们能够明确地得知，不是“不惜”，而是一种反讽，只是为了表达杨花落尽的无奈和惜花惜春之情。

“抛家傍路”意为杨花被抛弃在家乡的路旁，看似对杨花弃之如敝履，但是是一种反讽的手法，前面讲“抛家傍路”，后面又讲“恨西园、落红难缀”，前面明明说要弃杨花，后面又说可惜啊满地的落花没有办法再缀到树上。由此得知，在无奈的情境之下，留不住枝头的杨花，没办法阻止它的凋落，心疼至极却要反讽一句“抛家傍路”，如此，惜花之情，伤春之心，跃然纸上，表露深刻。

4. 复义解读

该术语由燕卜苏引入新批评，原指文学由语言的多义所形成的复合意义换句话说，复义指的是一个语言单位(字、词)包含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意义，即一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方法。燕卜苏对其定义：“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使同一句话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就形成了语言的复义现象。”复义以往被视为文学创作的一大弊端，而新批评则认为它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复义这一术语的提出和运用使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更好地阐释诗歌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从而丰富诗歌的意蕴。

由“晓来雨过”而问询杨花遗踪，真是痴人痴语。春水觅踪，可谓一往情深；但杨花不见，唯有一池浮萍在目，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的春恨。杨花与浮萍自然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所以“萍碎”到底为何物？上下文中尽是描写“杨花”，只字未提“浮萍”，而此时的“萍碎”指代何物？按照苏轼自己的注云：“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此说自然不合科学，但是由此我们可以解读出三种意义：一为真正的浮萍；二为杨花落进水中漂浮在水上的残絮；三为结合下文所说的“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复义的魅力尽显于此，这也正是诗歌的本质所在。从复义的角度解读“萍碎”，三种意义又可以解读出三种情感。首先是一池浮萍的自然之美；第二，杨花散尽入水的惜春伤春之感，感叹杨花、春意、时光都是难以留住的；第三，当“萍碎”释为“离人泪”时，又写尽了思妇的离愁与思念。复义创造了诗的丰富性，这也正是诗之为诗的要义之所在。诗的语言能够同时激活数种各异的意义层面，从而使诗具有更深的审美意蕴，耐人寻味，百读不厌。

5. 隐喻解读

隐喻，从名字便可得知，一般指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或文化行为。在新批评那里，隐喻已非传统的修辞意义上的术语，而被认为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诗歌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瑞恰慈认为由喻衣(彼类具体抽象之物)和喻旨(彼此被具体生动之物引申出来的抽象意义)组成，如华兹华斯将姑娘比喻成“紫罗兰”、比作“星星”等，屈原将君子比作兰花等。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大胆驰骋想象，将抽象的“有思”的杨花，化作了具体的有生命的人——一位春日思妇的形象。她那寸寸柔肠受尽了离愁的痛苦折磨，她的一双娇眼因春梦缠绕而困极难开。此处明写思妇而暗赋杨花，天人合一，无疑是苏词有别于章词的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这样的隐喻在词中几乎句句出现。“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此句写杨花随风远飞，但句句都像在写人，而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往往物为本体，人为喻体，而在此句中，本体喻体的界限似乎模糊了，人既是本体也是喻体，杨花也既是本体同是喻体。这样巧妙的隐喻贯穿整篇，思妇与杨花互为本体喻体，将思妇的哀怨思念以及惜春伤感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丝丝入扣。

最终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直接将杨花一整个掀翻，根本不是杨花，是离人的泪。这自然是夸张之语，但是这里又是虚实相生的典型，点点杨花好似离人泪，滴滴泪珠好似那点点杨花，不知谁是喻体、谁是本体，又可以说各是喻体、各是本体。隐喻之术，炉火纯青。这句与前面不同之处在于，前面的杨花与思妇互相比喻，而此句将杨花与泪滴互相比喻。这样的隐喻最终是为了表达思妇的思念离愁，渲染整首词透出的惜春之情，整首词呈现出无限的张力。

三、结语

新批评在文艺理论界引领风骚长达四十多年，至今仍是一种重要的文本解读方法。它所提出的“复义”、“悖论”、“张力”等概念，对于今天的诗歌乃至小说文本的解读具有实用意义。将此理论用于对国内古典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有趣而又创新的研究方式。运用新批评细读法从新的视野来解读《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这首经典之作，赏析词中所蕴含的含混、张力、悖论、反讽、隐喻等，深入探讨其中的内涵和特色，可以发现整首诗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张力美，意义隽永，哲理深刻。

参考文献：

- [1]Ren é Wellek.Literature□Fiction□and Literariness[A].The Attack on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C].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 [2]Ransom.The World ' s Body[M].Westport:Breedwood Press,1938.
- [3]兰瑟姆.新批评[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新批评.
- [4]威廉·燕卜苏.朦胧的七种类型[M].周邦宪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 [5]邓心强.新批评理论下的文本鉴赏[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10):87-89.
- [6]付逸.英美“新批评”理论论评——以 T·S·艾略特为中心[J].今古文创,2022(06):40-42.
- [7]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05.
- [8]任清华.新批评视角下聂鲁达情诗解读——以《今夜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篇》为例[J].今古文创,2021(43):19-20+40.
- [9]夏承焘等.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08.
- [10]杨梦圆.从新批评“张力论”来看王维《鹿砦》[J].文教资料,2020(33):23-25.
- [11]袁新鹤.新批评理论在诗歌中的应用——以《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为例[J].青年文学家,2020(12):86-87.
- [1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